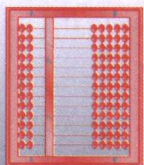


李祝尧 著

班子问题

中国反腐小说系列之一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

中国反腐小说系列之一

班子问题

李祝尧 著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班子问题/李祝尧著.——北京:中国电影出版社,2001
ISBN 7-106-01689-6

I. 班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6412 号

书 名	班子问题
作 者	李祝尧
排 版	王晓军
出版发行	中国电影出版社 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东方圣雅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	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	开本/850×1168 毫米/ 1/32 印张/10.75 字数/240 千字
国际书号	ISBN 7-106-01689-6/I·0284
定 价	19.80 元

内 容 简 介

班子调整是某些人的权力争夺舞台,明争暗斗演绎出形形色色的故事。县委书记袁之政等人,为了升迁,大搞权钱交易,权色交易,权权交易,闹得满城风雨,沸沸扬扬,引起民愤。然而孔令才、牛蕙等一批年轻干部,则一心为公,处处为民着想。可谓为官者,各有其志,道所不同。然而,民众眼睛最亮,谁优谁劣自有公论。袁之政在换届中落选,充分证明健全法制,发扬民主,是根治腐败的根本。本书思想深邃,艺术精湛,可读性强,值得一读。

1

省委办公厅党组决定，提拔孔令才担任综合二处的处长。人们都感到这小伙子前途无量。这对年轻干部来说，是求之不得的事，本来应该高兴，他却有了心事，折腾得一夜睡不着觉。他出身于农民家庭，在京都大学政教系学习了四年，毕业后便被直接分配到了省委机关，而且一来就给省委副书记柯凌志当秘书。他以勤奋的工作和谦虚好学的精神，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，没两年便被提拔为副处级秘书。他的工作是紧张而颇有成效的。他这次被提拔，大家认为是顺理成章、当之无愧的，他却感到不安起来。在暇闲时刻，特别是在夜里失眠的时候，他回想起自己走过的路程，总觉着太顺利了，既没有什么坎坷，也没有什么愁苦，一切都那么顺顺当当，好像别人早就给自己铺好了一条成功之路。细想起来，他感到有一种缺憾，自己这个从家门到校门、又从校门到机关门的“三门干部”，没有在基层锻炼过，缺少同老百姓打交道的本领，总有一种在半空中悬吊、漂浮的感觉，不像根扎大地那么踏实。他想补上这一课，几次想对领导说，又觉得自己刚熟悉了这里的工作，领导使用自己也得心应手，过早地提出这个问题，怕领导和同志们误解了自己的意思。因此，这个想法一直装在肚子里。前些日子，省委副书记柯凌志给了他个任务，让他亲自到农村调查一下农民的实际负担情况，而且嘱咐他不要惊动各级领导，不要叫市、县、乡派人随同，要一头扎到农民群众中去，直接听取他们的意见。这是他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吃住在农村，第一次直接和农民打交道。尽管他穿得比较

朴素，骑了一辆破旧自行车，而且以省报记者的身份采访调查，农民群众仍然用异样的眼光看他，有的甚至有意躲避他，他觉得和群众之间好像有一层看不见的隔膜，群众对他敬而远之，说的话也言不由衷。这一次调查虽然时间不短，却不成功，柯书记当然不满意。这次调查的失败对他触动很大，他看到了自己这个“三门干部”的致命弱点，便想把自己想下去锻炼的意思告诉柯书记。然而，他鼓了半天勇气，还是没有说出口。现在办公厅党组要提拔他到综合二处当处长，他的脑海里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。当处长，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事，是自己仕途生涯的重要台阶，然而自己一旦到二处去当处长，短时间内就不可能走开，缺的这一课就不能很快补上。他翻来覆去地想，权衡利弊，最后还是决定先下去补上这一课，于是鼓起勇气，走进了柯书记的办公室。

柯书记一见他的面就满面春风地说：“小孔呀，祝贺你，听说办公厅党组要你到综合二处当处长了。”

孔令才忽地脸红了，犹豫地说：“柯书记……”

柯凌志说：“对你的安排，他们事先跟我说过了，我同意。”

“柯书记，我想……”

“我想你会胜任的。”

“柯书记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孔令才嗫嚅道，“我想到下去锻炼两年。”

柯凌志是从基层一步一个脚印走上来的，当过公社书记，县委农工部长，县委常委兼组织部长，县委副书记，县委书记，常务副市长，市委书记，大半辈子都滚在基层。他不讲吃，不讲穿，体贴下级，平易近人。他见孔令才说要下去，不由地抬起头来，用审视的眼光看了他一眼。现在的年轻人都想往城

市跑，往大机关调，这个小孔怎么放着处长不当，却要下去？于是问道：“在这里工作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下去呀？是不是有什么不顺心的地方？”

“没有。”孔令才说，“我在这里工作，各方面的条件都很优越，领导对我很好，同志们对我帮助很大，我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，有了很大进步。”

孔令才生怕领导误会自己，却不料越说柯书记越不明白，问他：“那为什么要下去呀？”

“我总觉得自己缺一课……”

“缺什么？”

“我没在基层工作过，缺了同群众打交道这一课。”孔令才开诚布公地说，“我这个‘三门干部’，总有一种空飘飘的感觉，即便有时下去了，群众也是敬而远之，不能心贴心。这次你派我到农村调查农民负担问题，之所以不成功，就是我这个致命弱点的大暴露。”

“好！”柯凌志为自己秘书的坦诚而激动不已。他重重地拍着孔令才的肩膀，连连点头，“好啊，你想得很好！最近省委也在考虑这个问题，决定让新毕业的大学生先下去锻炼两年，学习基层工作的经验，学习工农大众的优良品质，然后再到机关工作。这条路是青年干部实现革命化的必由之路，我支持你！”

“谢谢领导对我的支持。”孔令才也很激动，紧紧握住了柯书记的手，眼泪便扑簌簌淌了下来。

“你想下去，我给你到办公厅去说。”柯书记十分爽朗地表态，接着问：“你想到哪儿去呢？”

对这个问题，孔令才认真想过，于是胸有成竹地说：“让我到清县挂个职吧？我只要求挂个副职。那是我的家乡，我在

那里出生、长大,对那里比较熟悉。”

对清县,孔令才确实很熟悉。他1970年生在这里,小学、初中、直到高中毕业,他都在这个县里,这里有他的父辈,有他的同学和老师,他对这里有着很深的感情。

清县处于黑龙港流域。黑龙河源于西部的卧龙山,自西南向东北流去,横贯全境。这个县是个仅有65平方公里、43万人口的小县,既不靠铁路,又不靠大中城市,是中国北方为数较多的那种“三不靠”的内陆县。原来这里很穷,他上学时仍吃的是些汤汤水水、菜菜活活的饭食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这里和全国一样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日子才逐渐好起来。然而,近几年不少地方出现了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,有的乡村“三留五统”竟占到了农民年收入的15%以上。这个问题引起了省委领导的重视,上次柯书记让自己下去调查,竟没有把情况摸细。他多么希望能投身到基层第一线,与群众一起去奔小康啊!

孔令才要求到清县挂职的另一个原因,这个县的县委书记袁之政是他崇拜的偶像。早在五年以前,他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时,省报登过一篇有关袁之政的通讯,写他初到清县任县委书记,骑自行车下乡,在乡里吃住,和群众同甘共苦的事迹。这种难能可贵的作风让他好感动。现在甬说县委书记,就是乡镇干部也不在乡里吃住了,往往天不黑,就屁股后头冒烟似的回家睡老婆了,有的连家也不回,而是回县城喝酒、跳舞、泡妞去了。那篇报道说,那年春天袁之政到大坡乡检查棉花播种,中午乡里给他摆好了酒席,他却以感冒为由委婉谢绝,坚持到农户去吃派饭。天还不黑,乡干部们就把摩托车推出来,拿着架势准备回家,袁之政却对乡党委书记说:“今天晚上给我安排个住处。”县委书记要在乡里住,这是乡干部们万

万没有料到的，一时慌了手脚。因为他们在乡里根本就没有被褥，甭说有客房了，怎么安排县委书记住下呢？一个个面有难色。机灵的乡党委书记说：“袁书记，俺们乡条件不好，你还是回家吧。”他说：“我不回去并不是为了显示我多么革命化，而是跑腾一天累了，就不来回跑了，晚上我想再找几个村民好好聊聊。”县委书记坚持住在乡里，乡干部怎么能走呢？一个个只好硬着头皮在乡里凑合一宿。一连三天袁之政都吃住在乡里，一下子成了全县的议论中心，在群众中口碑极好。省报在发表这篇通讯的时候，还特意配编发了评论，说：“眼下各地乡镇干部不少是走读干部，晨出暮归，严重脱离了群众。清县县委书记袁之政吃住在乡里，给乡镇干部做出了榜样，值得全省干部学习。”这个通讯在一般人心里也可能没有留下多么深刻印象，因为这是孔令才的家乡，所以对这篇报道特别关注，对这位县委书记十分崇拜。他觉得，如果自己下去，能跟着这么个好班长，肯定能学到许多的东西。

柯凌志听着孔令才的陈述，不住地点头表示赞许。最后他说：“小孔呀，这事我成全你。”

既然省委副书记同意他的秘书下去，办公厅党组只好支持，省委组织部很快批准孔令才到清县挂职县委副书记。

2

孔令才要求下去挂职，得到了省委领导的支持，却遭到了他的恋人杨丽娅一家人的坚决反对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。

杨丽娅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杨克仁的小女儿，长得婀娜多姿，亭亭玉立。她在京都大学中文系学习时与孔令才是同班，都是高材生，杨丽娅是系团总支书记，孔令才是系里的党

支部委员,只是孔令才是内向型的男子,杨丽娅是外向型的女孩。她喜爱文艺,或唱歌,或舞蹈,只要学校有文艺晚会,总少不了杨丽娅的节目。因为他俩都是班和系的干部,经常在一起开会研究工作,逐渐产生了爱慕之心。孔令才觉得杨丽娅不仅靓丽,而且性格开朗,跟她在一起,永远不会有什么烦恼和忧愁。杨丽娅则认为孔令才是现代标准的男子汉,不仅有一个强壮的体魄,健美的外表,而且聪颖过人,遇事有主见,办事能力强。她第一次见到孔令才时,就觉得这是她心中白马王子,虽然内心里爱得发狂,却不愿首先表露自己的心迹,她在等待孔令才射来丘比特之箭。孔令才虽然觉得杨丽娅这朵校花有些娇气、任性,但她身上有着极强的吸引力,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伴侣。他爱杨丽娅,又不敢去爱,心里总有些胆怯,她家这门坎这么高,他不敢高攀,因而对她不敢有什么非分之想,只是深深地爱在心里。因此,杨丽娅几次向他故作姿态,暗送秋波,他却佯作不知,没予理睬。杨丽娅终于忍不住爱火燃烧的折磨,摘下了虚荣的面具,放下部长女儿的架子,主动向孔令才进攻了。

一天下晚自习,杨丽娅有意和孔令才一块儿走出教室,刚一出门便故意碰了他胳膊一下,随即从兜里掏出一封信,递在孔令才手上,说:“你的信。”说罢,扬长而去。孔令才并没有多想,在路灯下立即把那信打开,原来是杨丽娅写给他的情书:

令才:

我爱你,从你入学的那一天,我就爱上你,而且爱得很深,爱得日不思饭,夜不成寐。我几次暗示你,给你抛去爱的绣球,你却不予理睬。我从你的眼神里知道,你也在爱着我。但是,你为什么总是躲着我,远离我?难道这是你给我表示的男子气?我告诉你,不要觉得有什么了不起,不要那么傲慢。爱

是两颗心相互撞击的火花。心要碰在冰凉的石头上,是要被撞碎的!

爱你的丽娅

杨丽娅的信粉碎了孔令才头脑里的门第观念,打消了埋藏在心头很久的疑虑,一下子打开了爱情的闸门。从此,两颗心融在一起,两个人形影不离……

不料,毕业前夕,两个人在毕业后的去向问题上发生了分歧。杨丽娅要去考研究生,孔令才却坚持参加工作。他的理由是:“国家培养我们都十六年了,也该为国家做点贡献了。”其实,是因为他家里困难,父亲愿让他早日参加工作。

杨丽娅说:“学问是个宝,知识越多越有地位,人们越瞧得起。”

孔令才说:“知识当然重要,但学知识不只上学读书一条路,参加工作在实践中也能学习,而且是更好的学习。”

两人争论过多次,但是毫无结果,两个人谁也没有说服谁,结果各走各的路。毕业后,杨丽娅继续在京科大学读研究生,孔令才便直接参加了工作。原来,他并没有什么非分之想,想在本县安排个可意的工作就不错了,没想到省委组织部到学校去选拔干部,一眼就看上了他这个德才兼备的小伙子,被分配到省委办公厅。

两个人虽然没有走上同一条路,两颗心却没有因此而分离,书信来往不断,卿卿我我,感情越来越深。

一对大男大女,经过三年的感情煎熬,杨丽娅终于读完研究生毕业了,分配到省报当记者。她对报社的工作还没有熟悉,他俩还没来得及商量结婚,孔令才便主动向领导提出要下基层锻炼了。

当孔令才对杨丽娅说这件事的时候，她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，以为这是在有意考验她，戏谑她。然而，当她确信这是事实的时候，简直要气疯了，扭曲着那张俊俏的脸跟他吵：“令才，你怎么神经不正常了？人们都变着法地留在省城，求人舍脸，请客送礼，不惜一切代价，拼命往省城钻。你倒好，不仅放着提拔的官不做，还要放弃省委机关的工作，要下什么基层，岂不是犯傻了！”

孔令才不急不恼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我神经很正常，既不傻，也不糊涂，我知道我现在的工作不错，而且马上就要成为正处，前途越来越……”

杨丽娅打断他的话说：“那你为什么着迷似的要下去？”

“下去锻炼锻炼，学习学习，补上所缺的一课。”

孔令才说得慢条斯理，轻轻松松。杨丽娅以为是欺骗她，戏弄她，更是火上浇油：“你是四年大本，而且是名牌大学，这点墨水满够用了，你参加工作都三年多了，一切都很熟悉了，还需要锻炼么？你这是撒谎，骗人！你到底想不想跟我结婚？”

“这跟结婚有什么关系？这只是工作的调动，跟结婚有什么联系？”

孔令才在耐心地跟她解释，杨丽娅却根本听不进去。她说：“人家夫妻俩在两地的都千方百计往一块儿调，你倒好，还没结婚就要制造两地分居，不知你安的什么心！”

“说实在的，对结婚这事我还没有认真考虑……”

孔令才还没说完，杨丽娅便像被捅了肺管子似的，暴跳起来，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说：“好家伙，都二十七八了，对终身大事还没认真考虑，那你想谁了？是不是还在想着你那个牛蕙？怪不得……”说到这里，眼圈忽地红了，泪水簌簌地

流下来，哽咽得说不下去了。

孔令才不知她为啥会这样。他感到冤枉，委屈。牛蕙是他高中的同学，在高中时，俩人虽然产生过爱慕之情，却一直埋藏在心底，并没有把这层窗户纸捅破，毕业后虽有书信来往，却都是谈工作和学习，谁也没有再表露过爱恋之情。于是他极力申辩：“你这是想哪儿了？牛蕙的每次来信你都看过，还吃的哪门子醋！你若怀疑我，咱马上结婚好了，结了婚我再下去。”

“你变了，三年没在一起，我不认识你了。你当了官看不上我了。你觉得我配不上你，咱就吹，我决不死缠着你！”

孔令才见杨丽娅真的恼了，而且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，这才知道她真的误会了，于是耐着性子解释，她却两手堵着耳朵不听，仍在执拗地逼他：“你说你还下去不？你下去，咱就吹！”

“这是何苦呢？这两者并不是针锋相对的矛盾，何必把它对立起来！”

“你甭跟我讲大道理，我让你明确表态。”

孔令才为难了：下去锻炼，他已考虑了很久，而且领导已经批准，决不能反悔；与杨丽娅相恋了五六年，为她读研究生，他苦苦地等了三年，怎么能为工作的一时调动而丢掉她呢？

杨丽娅见他踌躇不语，心凉了，绝望了，木讷着脸说：“我知道你的心变了，不喜欢我了。爱，不能强求，我决不勉强。从今以后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。”扔下冷冰冰的这么几句话，抱头痛哭着走了。

孔令才拦她没拦住，喊没喊回，追没追上……

晚上，杨丽娅的爸爸杨克仁来电话，让他到家去。他知道是为了他与杨丽娅的关系，老爷子插手了。他想，杨克仁身为

省委宣传部副部长,是做宣传教育工作的,对他到基层锻炼的要求,一定会理解和支持,因而抱着与杨丽娅和解的希望,满怀信心地去了。他真没想到这位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以及他当省妇联副主任的夫人,完全站在了女儿一边,先是陈述利弊,劝他撤回要到基层挂职锻炼的请求;继而以在基层永远调不回来相威胁,迫他就范。孔令才真没想到,一个在大庭广众之下讲马列、唱高调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,竟有两副嘴脸,两套理论。孔令才这个在艰苦环境中长大的农家后代,天生就有个犟脾气,他既没有被部长夫妇的花言巧语所迷惑,也没有被部长权势的威严所吓倒,他已下定决心,坚决要走自己认准的路。

谈话陷入僵局,矛盾越来越深。后来柯凌志书记知道了这事,狠狠地批评了杨克仁,勉强说服了杨丽娅,一家人才算同意孔令才到基层挂职锻炼了,而且只答应在下边锻炼一年。

孔令才生怕杨家的人再设置障碍,或来纠缠,没敢在机关多呆,省委组织部的调令一到手,立马就启程了。

当他登上从省城到清县的长途汽车,有一种摆脱杨家父女纠缠的轻松。汽车开出高楼耸立的城市,展现在眼前的是广袤无垠的田野。眼下已是深冬,前几天下的一场大雪还没化净,田野上到处覆盖着一层皑皑白雪,辽阔,素雅,使人心旷神怡,精神振奋。

孔令才把脑袋伸到车窗外面,贪婪地欣赏着这冬天的雪景,想到将要到家乡开展的工作,使他异常兴奋。这里有他童年的情趣,有儿时光屁股的朋友,有中学同窗的情谊。今后他将在这里倾注自己的心血,洒下自己的汗水,奉献自己的智慧,为家乡的四化建设奉献自己的微薄之力。他这次下来是挂职县委副书记,决心尽快学会同群众打交道的本领,尽快熟

悉经济工作。柯书记还决定把清县当做自己联系的一个点，想在这里解剖麻雀，了解全省，指导全省的农村工作。

孔令才这次下来虽然是挂职，却感到肩头的担子很重，但他充满信心。临行前，柯书记和他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，像长辈对自己远行的孩子谆谆教诲，有经验之谈，有希望，有鞭策，有鼓励，真是千叮万嘱咐。柯书记特别强调县级工作的重要。他说：“我国是个农业大国，我们省也是个农业大省，全省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。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，关系着国民经济的兴衰。没有农业的发展，就没有各行各业的发展；没有农民的富裕，就不可能实现全省人民的小康水平。我们一定要把县一级的工作抓好。”他还说，“眼下县一级的工作有许多困难，企业不景气，下岗职工多，农民负担过重，一冬没雪，明年春天旱情一定会很严重。这一切都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，一定要深入下去，扎扎实实地认真加以解决。”

临行前，柯书记挥笔泼墨，特意送他一张条幅：

“道者，万物之始，是非之纪也。”

孔令才轻轻读出声来，疑惑地问：“这是……”

“这是韩非子的一句名言。意思是说：道，是万物的本原，是非的准则。”柯凌志解释说，“官有官道，财有财道，医有医道，学有学道。无论做什么，都有一定的规矩和标准。有正道，也有歪门邪道；有笨法，有捷径。在省委，你这个副处级干部算不得个什么官，可到了县里，一个县委副书记，可就是个不小的官哩！”

孔令才明白了韩非子这话的意思，深深懂得柯书记对自己寄予的希望，认真地点了点头。

“清朝文人郑板桥曾在山东潍县做知县。他那首‘卧斋听竹’的名诗……”

孔令才接着读出声来：“衙斋卧听萧萧竹，疑是民间疾苦声，些小吾曹州县令，一枝一叶总关情。”

“对。古代的县令尚知关心群众疾苦，何况我们共产党人！”柯凌志书记感慨地说，“我们做的是人民的官，要事事为人民着想，认真为人民办事。不仅要关心群众疾苦，更要为人民谋利造福！”

孔令才十分小心地把柯书记赠的条幅收起来，感到了它的分量。

3

早晨，袁之政刚上班，办公桌上的电话便笃笃地响起来。

“哪位？”他刚拿起电话，就听出是市委书记张昊的声音，忙客气地说：“张书记，有什么重要指示？”张昊说：“不是什么指示，是省委组织部通知……”听到这里，他的心猛地一阵狂跳，莫非省委提拔我接替黄副市长的位子？眼前县里四大班子面临换届，他昼思夜想的都是提拔的事，刚想张嘴问问省委组织部通知什么，张昊便接着说：“之政同志，省委组织部决定：孔令才同志到清县挂职县委副书记。”

他听了，心里猛地一喜。自己一定是被提拔了。省委不仅把黄副市长调走，而且安排了顶替自己的人选，提拔的事看来板上钉钉了。他喜滋滋地问：“张书记，来的人叫什么？孔令才？从哪里调来的呀？”

“省委办公厅的一个副处长。”只听电话里张昊说，“孔令才同志今年才27岁，京都大学中文系毕业，原来给省委副书记柯凌志同志当秘书。这次下来是挂职。你这班长可要带好这个新兵哟！”

“一定，一定。”袁之政啄米似的点头应着，不知为啥问了一句，“张书记，我的工作是不是要动动？”

“暂时还没有，到换届的时候再说吧。”张昊嘱咐他，“不要有什么别的想法，一定要把工作抓好。”

“哪是，哪是。”袁之政点头应着，心里却不同意这位新来的市委书记，光讲原则，不办实事。他扫兴地把电话挂了。

尽管张书记的话使他有些扫兴，他依然觉得这个孔令才是来准备接替他这县委书记的。人家张书记是市委书记，一把手，像提拔的这种重大事情是不能随便乱讲的。这么一想，他简直像注射了两支吗啡，那么兴奋，立即拨通了县委办公室副主任赵玉枚的电话。

赵玉枚是袁之政的老相好，铁杆情人。原来她在县招待所当服务员。五年多以前，袁之政来清县当县委书记，因为家属没一块儿来，机关又不好安排住宿，他就暂时住在了县招待所。招待所住进了县委书记，所长觉得给自己接近领导创造了条件，提供了方便。为了讨好领导，他派年轻漂亮的服务员赵玉枚专门伺候袁书记。这个赵玉枚，细高匀称的身材，白里透红的鸭蛋脸，一双含情脉脉的大眼睛，说话铜铃般清脆，她特别懂得礼貌。她接到这个任务，感到十分受宠，决心攀住这棵大树往上爬，因而一天到晚围着袁书记转，一口一个“袁书记”地叫着，甜美的声音叫得他心里发痒发麻，特别是她那一双滴溜溜转的大眼睛，总撩拨得袁之政心里掀起一股股难言的冲动。一天晚上，袁之政下乡回来，感到十分劳累，在机关食堂吃过晚饭，便回招待所休息。走进前厅，在总服务台正巧碰上赵玉枚。她冲袁之政甜甜地一笑，给他一个飞眼说：“袁书记，今天晚上我在总台值班，有事尽管叫我，我住 110 房间。”